

坦

白

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

The Simple Heart

By G. Flaubert

Trans. by S. M. Shên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初版

此書有著作權
翻印必究

（小說月報叢刊）
坦 白（一冊）

（每冊定價大洋壹角）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輯者 小 說 月 報 社
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
印刷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分售處 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
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
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
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
張家口 新嘉坡

一
有五十年工夫，邦德雷凡克（地名）的家主婦們妒忌馬丹奧斑，因為伊的女僕番利茜丹。

只支了一百法郎一年的工錢，伊燒飯、煮菜、縫紉、洗濯、熨衣，做盡了家常的事務，並且還能夠調弄牲口，飼喂鷄鴨，製造奶油；而況伊又始終忠心事奉她的女主人，這人却不是一個好伏侍的。

馬丹奧斑曾嫁了一個秀麗，却是莫名一錢的少年，一八〇九年他早早的天折了，賸給她兩個很小的孩子和好些債務。

這麼一來，伊只好賣去了伊的不動產，只剩下了都該和基福寨兩處的田地，

湊攏來至多也不過五千法郎一年的進款；於是伊離開了聖·梅蘭涅地方的房子，另就一所早前曾屬過伊祖先的開銷省些的房子去居住，這所房子在市場背後。

這所房子，屋頂是石片的，立在一條過路和一條通到河邊的小路的中間。內部，地面一層層高低不一，不留心的人是要跌倒的。一個狹長的廳堂把廚房和起居室分隔開，馬丹奧斑就住了這起居室，終日坐在靠窗的一個草繩編的安樂椅裏面。挨着白色的壁板，（裝飾在壁上的花板——譯者，）八把桃花心木的椅子一字兒排着。風雨表下面，一座鋼琴，頂上承載着金字塔式的一堆大大小小木質和紙質的匣子。黃色大理石的路易景治式的火爐架兩旁，有兩張講究的牀榻。中間的一座擺鐘，作范司泰廟宇的形式。全室的地平因為比花園的低些，所以略略有點潮霉的氣息。

第一層樓上，第一是『馬丹的』臥室，是很大的，掛着一張灰色花卉的紙，還有一張『馬歇』的半身像，是治遊子弟的裝飾。這間房通連一個小些的房間，裏面有兩張小孩子的床，沒有褥墊。然後是會客室，常常關閉的，充塞着棉布套子的動用器具。然後有一條走廊引到書齋；書籍和紙片亂堆在書架上，三面環繞著一張黑色的木質的大書桌。室隅掛滿了鋼筆畫，油彩的風景畫，和奧德朗的彫刻，都是昔年盛時的紀念物，現在祇留着一個衰落的印象。第二層樓上的一個圓窗洞，放光線透進番利茜丹的下臨原野的臥室。

番利茜丹每天微明時就起身了，免得趕不上『彌撒』，於是沒有間斷的操作到了天黑；然後，晚間的盛饌也完畢了，銀碟子也收拾好了，門戶也關閉妥當了，伊用灰弄熄了燃着的木柴，就在爐前睡覺，一串念珠還拿在手裏。沒有一個人做買賣的時候比伊還要古板些。講到潔淨，伊那些肉汗盆的明晃晃的面子足以使

旁的僕人見了失望。沒有一事不經濟的，伊進食的時候也是慢慢地吃，用手指尖拾起桌上的麵包屑——那是一個特別爲伊而製的十二磅重的麵包，够支持伊二十天。

一年四季伊曳着一條棉布的手巾，用針繫在身背後，一個帽子掩住了伊的頭髮，灰色的長襪，大紅的背心，短衫上面罩一條有胸掛的作裙，彷彿一個醫院的看護婦。

伊的臉是瘦的，聲音是尖利的。二十五歲年紀的時候，人家就要當伊有四十歲了。到伊過了五十歲以後，伊也不顯出有特別的年齡；並且，常常默着，身子豎直姿勢謹飭，伊像一個木雕的女子，機械地做伊的工作。

二

番利茜丹也像別的女人們一樣，早已有過伊的戀愛故事了。

伊的父親，一個泥水匠，從機架上跌下來死了。隨後就是母親亡故，姊妹星散，一個農夫來取了伊去，僱用伊，已是一個女郎了，却叫伊到牧場裏去放牛。伊身體在破碎藍縷的衣服裏面打戰，肚皮貼地，伏着飲沼澤裏面瀦積的死水，沒有錯處也被鞭打，末後，冤枉伊偷了三十個蘇（錢幣名）被農人趕了出去。伊又投奔一個莊家，替他們榨取牛乳，因為伊得主人的歡心，夥伴們都妒忌伊。

八月裏一天晚上（那時伊十八歲了）他們同伊赴哥雷維哀的讌會去。到那邊，鼓樂聲的喧闐，樹林中間的燭火光，各種服裝、花邊和金色十字架像的彩耀，和那一大羣人一陣風似的踊跳旋舞，立刻把伊嚇呆了、昏眩了。伊正遠離的很畏縮的立着，忽然一個兩肘支在蘆織車槓上，吸着煙斗的狀貌魁梧的少年，來請伊跳舞。他請伊用沙打、咖啡、餅，並且，送了伊一條絲巾，猜想伊已經會意，便自薦送伊回家。在一個麥田的邊上，他野蠻地把伊推倒在地下。伊猛吃一驚，叫號起來，他逃走

了。

又一天傍晚，在包茫路上，伊要想超過一車很大很重很遲緩地走着的乾草；當伊掠過那輪子的時候，伊看見趕車子的就是太奧都爾。

他坦坦白白地向伊謝罪，說，伊務必饒恕一切，因為那是『醉後的過失。』伊不知道怎樣回答，一心想要逃開。

他立刻談起收穫，和村上有名人的事；因為他的父親已經離開哥雷維哀來住在萊塞科地方，所以他們現在已經是鄰居了。

『呵！』伊說。

他接着說，他們要他結婚。可是，他並不急急於此，他是守着等一個自己中意的老婆。伊垂下了頭。於是他問伊可曾想到過結婚的事沒有。伊笑一笑回答說，拿伊開玩笑是不可以的。

『呀，不呵，我肯立誓不是這意思啊！』他就把左臂圍繞伊的腰；伊向前走，被他的擁抱支持着；他們步子放緩了。空氣是柔軟的，星們明亮照着，大堆的乾草在他們前面左右顛搖；四匹着地拖着腳的馬，揚起一陣陣的塵土。一會兒，不用一聲號令，他們向左轉走了。他再摟抱伊一次。伊走進黑闇裏，不見了。

下一星期太奧多爾接到一個密約的信。他們在打穀場盡頭牆背後一株孤獨的樹下相見。伊早已並不像一般年輕女子一樣的未識情趣——那些畜生已經教壞了伊；但是理性和一種本能的羞恥心保留伊使伊尚不墮落。伊這樣的貞潔自保增加了太奧多爾的愛情，所以，要滿足（或者這是誠意罷）這愛情，他敦促伊嫁他。伊疑他的心不真。他發了一個老大的誓。

過不多時，他說起一個不幸的障礙來了：他的父母，前一年，曾爲他買了一個替身，但是無論那一天，他有再被抽着的可能；想到了當兵這件事，他便懼怕到了

不得。這種懦弱，在番利茜丹看來是愛情的證據；伊自己的情意加倍了。伊趁黑夜從田莊裏逃出來，到了幽會之所，太奧多爾用他的迫切和堅持苦惱了她。

最後他揚言說，他要自己到縣裏去，去問一問清楚，而且總會有結果告訴伊，在下星期日十一句鐘到半夜的時候。

那約期到了的時候，伊急忙趕到伊情人那邊去。

伊只看見情人的一個朋友在那邊。

他告訴伊說，伊將永不能再見他了。因為要保護他自己不被徵去當兵，太奧多爾已經和一個很富的老婦人，都該的馬丹雷屋珊結婚了。

伊異乎常度的悲哀。伊把伊自己擲到地上，號叫，呼籲那好的『主』，獨自在田野中間躺着呻吟，直到日出東方。然後伊回到那田莊去，宣布伊要走開的意思，到了月底，清算了工錢，伊把伊少量的所得盡數裹在一條手帕子裏，就向邦德雷

凡克去了。

在一個旅館前，伊問一個戴寡婦帽的女人，那女人剛好要找一個廚娘。這個年輕的姑娘，對於廚下的事情是實在沒有什麼頭緒的，不過既然似乎伊自己是那麼願意而且所要求的又那麼少，馬丹奧班末了就這樣說：

『那麼很好，我用你了！』

一刻鐘後，番利茜丹已經在伊家裏供職了。

起初伊是在一種恐怖的裏面生活，『這間屋子的格式』和『馬歇』的遺念，那是還在一切之上徘徊着的，都是恐怖的原因。保羅和菲基尼愛，一個七歲大，一個勉強四歲，在伊看來是兩個稀奇的寶貝；伊像馬一般，駝他們在背上，而馬丹奧班禁止伊一刻不停地親他們的吻，使伊困苦的了不得。但伊是很快樂。周圍的寧靜空氣已經消化了伊的哀傷了。

每個星期四，幾個熟客總是不約而同的來玩一個「包斯東」。番利茜丹預備好了紙牌和脚爐。他們准八句鐘來到，玩到敲十一句鐘之前回去。

每個星期一的早晨，住在過道下面的那個擺冷攤的，把舊鐵器在地上陳設起來。然後，鎮中充滿了鬧哄哄的人聲，夾雜着馬的嘶聲，羊的啼聲，豚的嚎聲，和沿街上的車輛的軋礫聲了。將及正午，當市潮漲到他的最高點了，一個老農人，高高的身材，便帽兒歪在腦後，和一個老鷹鼻子的，在大門口出現；這是洛班林，承租基福寨田地的佃農。一忽兒之後李愛巴爾，承租都該田地的佃農，也來了，是一個矮短，紅面，壯碩的農人，穿一件灰色的衣服和一雙有刺馬釘的靴子。

兩個都拿一些野味或乳酪之類來見他們的地主太太。番利茜丹不時的和他們的狡猾針鋒相對起來，於是他們心裏充溢着繫戀她的情意而去了。

在不定的期間內，馬丹奧斑得瑪基·德·格雷蒙維哀的拜訪，這人是伊的

伯叔輩中的一個，曾因極卑鄙的淫行毀壞了自己，現在是在法萊絲靠一點點剩下的產業過活。他常是在早餐的時候踏進門來，攜一頭醜惡得可怕的狗，這狗的腳掌沾污了一切的器具。雖是他極力要做出一個上等人的樣子來，甚至於每說『我那先父』一句的時候必定要舉一舉帽子，然而習慣仍舊不離去他，一天到晚，還是一杯一杯不住的望肚子裏灌，並且時時忽發幾句下流的話語。番利茜丹就要恭恭敬敬的設法使他出去，說：『你喝够了，馬歇德·格雷蒙維安請下一次罷！』於是伊把門當着他關上了。

馬歇波累來的時候，伊高高興興的開門迎接。他本是一個律師，現在不做了。他的白色領帶，他的禿額，他的襯衫邊緣，他的寬大的棕色上衣。他的嗅鼻煙的姿勢，把臂膀灣成一個半圓形——他的全人格在伊心中，就像我們見了非常人物一樣，攪起一種侷蹙的不安。

他這人，自命是個拉丁學者，說起行政官，總是表示無窮的敬意的，平居也最怕犧牲自己的主張，而且，因為他經理着『馬丹的』財產，所以時常和伊在『馬歇的』書齋裏幾小時的關着門辦公。

因為要用一種動人的形式去教導孩子們，他送給他們一副雕刻的地理圖。圖中的雕琢表示着世界各地的風物——頭上戴羽毛的「恩塞羅坡非基」哩，(Anthropophagi 譯言「生番」) 一個猴子搶去一個年輕女子哩，班圖沃在沙漠中哩，一個鯨魚中了標槍哩，等等。

保羅把這些雕刻講解結番利茜丹聽。其實，這便算番利茜丹的文事教育的全體了。

擔任孩子的教育的人是居友，一個在律師辦公室裏當差的窮鬼，出名生得一雙好看的手，而且是在鞋子底上磨刀的。

每逢天氣好，他們常常一早到基福寨的田莊去。這所田產座落在一個山麓旁，中央立着莊上的房舍；遠遠地，海洋臥着，像一條灰色的席子。

到了那邊，番利茜丹就要從伊的籃子裏拿出小片的肉來，他們就要在一間貼連牛奶房的屋子裏用早膳。那邊本來是有好多房子的，總稱做「娛樂屋」，現在祇剩了這用早膳的一間了。屋裏糊壁的紙已經破碎，一條條掛着在風裏抖顫。到那時，馬丹奧斑就要垂頭默坐，被伊的記憶佔住了；伊的兩個孩子看看伊不敢說話。

伊就要說。『你們不去玩耍？』於是他們奉了赦似的去了。

保羅走進穀倉裏，捕鳥，在池面上擲石片，或拿一根棒去打那些大桶子，發出鼓一般的回聲。

菲基尼愛跑去喂兔子，撲到在地上拾「青瓶子」（一種植物）；伊那急急地

動着的小腿掀出了小小的鑲邊襯裙在外面。

有一次秋季的黃昏時候，他們橫穿過牧場從田莊回來。

月兒還在上弦，彎彎地像一張弓，光照耀了一部分的天壁，一片薄霧像披肩一樣，披罩着都該的紆迴曲折所在的上面。羣牛躺在衰草地上，安靜地目迎這四個人經過。走到第三個牧場的時候，忽然有幾個站起來列成一個半圓的屏風，擋住了他們的去路。

『不要怕！』番利茜丹說；伊口裏哼着一種哀悵的歌調，在最近一個的背上輕輕地拍了幾拍，他就轉過身子，其餘的仿效他，也都去了。但是當他們已經穿過第四個牧場的時候，他們忽聽得一個可怕的牛的吼聲。那吼的是一頭公牛，隱身在霧裏。他向着這兩個女人衝來。馬丹奧斑開始奔逃。——『不！不！不要這樣快！』——但是伊們只有加緊了步子，而且聽得一個很猛的鼻息聲只管從後面近來。

了。他的蹄子打在牧地的弱草上像重鎚子一般；他簡直是在狂奔了——番利茜丹回身就地拔了兩把枯草根，向老牛的臉上擲去。他低了低頭，搖了搖角，並且，發怒地抖顫着，放出可怕的叫聲。馬丹奧斑在牧場的盡頭，手攜着伊那兩個小的，急匆匆地向左右亂跑，要找一個可以越過這深溝的地點。番利茜丹在公牛的前面倒退，而且繼續擲草根泥塊，這使公牛目盲，而同時伊又喊：

『快快！』

馬丹奧斑爬下到了溝裏，拖了菲基尼愛下去，然後把保羅也拖下來，再爬那一岸的時候，幾次都爬不上去，很命用了勁，纔上了去。

這時那公牛，已經把番利茜丹逼到一個坍敗的柵門邊了；他口裏的白沫直噴到伊臉上；再一秒鐘他就要把伊撕裂了也未可知。她還來得及從兩根木條中間溜了出去，於是這大東西，吃了一驚，立定了。